

帶情婦的上校

杰克·拜金斯 著 何亮亮 译



第一章

故事还是从多戈尔·门罗准将和贝依娜躺在伦敦他的卧室里的床上开始吧。

凌晨，他正和贝依娜在床上互相爱抚，做着必要的准备活动。这并非偶然或属于个人习性：一天的奔忙劳累，回到家里已精疲力尽，躺在胴体旁也欲望全无。只有经过几小时哪怕是更短时间的酣睡，到了凌晨。当然，还是由比他更早醒来、等待着的贝依娜向准将挑起“战争”的。

兴味正浓，突然，床头直通准将办公室的电话的铃声打断了他正跟上夫人节拍的动作，好象军人听到了“立定”声。

他接听电话，面容严峻，接着轻声说道：“我立即赶去。”

眼看正调着的两杯美味鸡尾酒全打了。贝依娜恼了。从被窝里扯出门罗准将的内裤朝他裸露凸起的肚皮上重重地掷去。

他的住所距离贝克街特别行动执行总部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门罗准将是该部第四局局长。铃响五分钟后，他就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匆匆赶路了。

这时，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

他矮胖，结实，圆脸上架着金属边的眼镜，穿着一件柏帛丽雨衣，还带着伞。

可以相信，要不是由于忙碌，他会让女人满足的。

他进入贝克街总部入口处，向夜班哨兵点点头，然后直奔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值夜班的杰克·卡特上尉坐在办公桌旁。

“有茶么？杰克。”

“地图桌上的热水瓶里有，先生。”

门罗旋开热水瓶盖，倒了杯茶，喝了几口。“味儿真糟，可至少还是热的。开始说吧。”

卡特起身，走到一幅地图前面。这是英国西南部地图，标出德文郡、康沃尔和英吉利海峡。

“‘老虎’演习，”他说，“记得细节吧？”

“‘霸王行动计划’的登陆演习。”

“对。这是德文郡的利姆湾，有一个叫做斯拉普顿沙滩的地方。该地和我们称为‘犹他’的诺曼底登陆海滩很相似，对于训练非常有利。你知道年轻的美国兵大多没有实战经验。昨晚的运输舰队是由普利茅斯港和布里克斯海姆港开出的八艘登陆艇组成的，当然有海军护航。”

沉默片刻。门罗说：“谈谈最坏的情况。”

“舰队在海上遭到德国鱼雷快艇的袭击，两艘登陆艇沉没，其他几艘被鱼雷击中受到破坏，大约两百名水手和四百名士兵失踪。”

“你是说昨晚我们损失了六百个战士？而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登上欧洲大陆？”

“恐怕是这样。”

门罗在室内不停走动，然后站在窗前。“在失踪的军官当中有没有‘顽固者’？”

“有三个，先生。”

“上帝啊，我警告过他们。这个问题我警告过他们。”门罗说，“不允许‘顽固者’担任任何有危险的任务。”

“顽固者”是情报保密分级中的最高机密。列入“顽固者”的军官了解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机密——盟军登陆欧洲的细节。

“通知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没有？”

“他在城里，先生，在海斯官邸。他希望早餐时见到你，八点钟。”

门罗摇摇头。“如果仅仅由于一个掌握了情报的人落入敌方手中，历史上最大的登陆计划就被取消，这岂不是令人啼笑皆非么？”

“我不以为这些失踪者会被德国人捉到，先生。我推测这些鱼雷快艇发动攻击后马上就撤退了。典型的打了就跑。天色非常暗，敌我双方都陷入混乱。天气也不很好。由于潮水的方向，尸体大多会漂回我方海岸。”

“我只能祈祷你是对的，杰克。”多戈尔·门罗热切地说。

而此刻，休·克尔索上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这么害怕、寒冷、潮湿和彻心入骨的疼痛。他蜷缩在一只救生筏里，离德文郡海岸大约一英里，一股相反的海流正在迅速把他推向利姆湾的最南端斯塔特角。再出去就是英吉利海峡广阔的水域了。

克尔索四十二岁，已婚，有两个女儿。他是一个建筑工程师，一九四二年被征入工兵部队。他在许多南太平洋岛屿海滩的登陆战斗中解决了许多工程问题，由于这方面的经验他被调到英国参与准备登陆诺曼底的工作。六周之前在夜幕的掩护

下，克尔索还实地访问了代号为“犹他”的一处诺曼底海滩，以检验地面是否适合车辆通行。因此，LST 31号登陆艇从普利茅斯港开出参加“老虎”演习，他也在船上。

和船上其他人一样，克尔索为袭击大吃一惊。近处发出的阵阵火光显然来自英国护卫舰。然后第一次鱼雷袭来，夜间变成了一个活地狱，到处是燃烧的油和尖叫的人。爆炸的冲击力将克尔索抛进大海。救生衣使他浮在水面，他失去知觉，直到冰冷的海水使他苏醒。

火光在大约一百尺以外，他在火光的映照下，看到一张满是油污的脸。

“你没问题，先生。坚持！这儿有救生筏。”

救生筏在黑暗中隐隐显现——圆形，胀鼓鼓的，桔黄色，在海面上高高漂起，最多可容十人。筏的顶部有一个篷盖，以防乘员被风浪袭击。开口处敞开着。

“我推你上来，先生。然后我再去找别的人。你上去。”

克尔索觉得虚弱，可是那位不知名的朋友很有力。他用劲把克尔索往救生筏的开口里推。克尔索觉得右腿痛，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他大声呻吟，然后昏迷过去。

他醒来时已经冻得麻木。那位不知名的朋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从开口往外窥视，波浪溅上他的脸。一片黑暗，没有亮光。他看看夜光表，已经是早上五点了。他想起这种救生筏上备有急救箱。他摸索着找着。右腿又开始痛了。他咬紧牙关，摸到了箱子，把它打开。

箱子里有一个防水的手电筒。他开亮手电，发现只有一个人，如他想到过的，在这桔黄色的帐篷里，海水包围着他。他的右裤腿从膝盖以下撕破了。他鼓起勇气伸手触碰右腿，摸到了断裂后凸出的骨头。

箱子里还有一支信号手枪，他的手指握了扳机一会儿。显然应该发出信号，可是他躊躇了。如果袭击他们的德国舰只还在这个水域呢？无论如何，他是一个“顽固者”。几周之内，一支五千只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就要穿越英吉利海峡狭窄的航道，而克尔索知道时间和目的地。不，最好还是等到天亮。

他的腿这会儿更痛了。他搜寻急救箱，发现药箱里有吗啡针。他往自己腿上扎了一针，犹豫了一会儿，又扎了一针。然后他发现了盛水斗，就勉强地用盛水斗将水从开口泼出去。上帝，他确实累了。也许吗啡的剂量太大，可是至少止了痛。他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正坐在海斯官邸书房播政时期风格的弓形窗前进早餐，有水煮荷包蛋、烤面包和咖啡。一个年轻的助手带领多戈尔·门罗进来。

“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吧，上尉。”将军说。助手退出了。
“你吃了早饭，准将？”

“我已经有好几年不吃早饭了，将军。”门罗说。

艾森豪威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微笑。“这说明你还不是老练的军人。你喝茶吗？酒柜上有，请自便。然后告诉我这件倒霉的事。”

门罗给自己倒了杯茶，然后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了昨晚事故的要点。

“可是海军护卫舰应该有能力防止这类事发生啊。”将军说。

门罗耸耸肩，“德国人显然是使用了消音器，从法国的诺曼底地区的瑟堡港偷偷溜出来的，而且关掉了雷达。在接近我方舰只的时候，他们发射了空降照明弹，结果我方人员都认为

他们是自己人。”

“他妈的，在这场游戏当中你什么也不能确定。这话我都听腻了。”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走近壁炉。“数以百计的尸体漂回海岸，他们告诉我。”

“恐怕是这样。”

“不用说，准将，事情完全给搅混了。如果泄露出去的话，由于登陆日期这么近，对我军士气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是的。”门罗犹豫片刻，然后小心地说，“还有‘顽固者’的问题，将军。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的尸体已经找到了。第三个——”门罗从文件夹取出一份档案递过去。“仍然下落不明。”

艾森豪威尔接过档案，很快地看了起来。“休·克尔索上校，”他的脸色阴沉了，“我个人认识克尔索。几个星期前他还检查过诺曼底的沙滩。”美国将军叹了口气，“他知道我们计划的方法和目标。绝密已经过时了。”

“我们已经安排人在斯拉普顿附近各个海滩寻找他了，将军。我相信他的尸体会和其他人的一起漂回来。”

艾森豪威尔尖锐地说，“有些尸体永远也不会被海潮卷回来。我知道这一点，你也知道。如果克尔索也在其中，我们就不能确定他不会被敌人捕获。”他走到窗前，雨水冲刷着玻璃。“这是什么样的日子！”他阴郁地说。

在东普鲁士密林深处的地下总部“狼穴”里，狂怒的希特勒在地图室踱来踱去。“这些暗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转向他的党卫军卫队司令拉滕胡伯，“而你呢？上校，你干了些什么？还宣了誓要保证我的安全。”

“我的元首。”拉藤胡伯结结巴巴地说，“我还能说什么呢？”

“没有话可说！”希特勒大发雷霆，转向屋子里的其他军官，“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你们全都一样！”

在可怖的沉默中，党卫军帝国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口说话了：“确实存在着疏忽，我的元首，但是对您生命的罪恶企图归于失败，这使我们进一步确信您的生命是坚不可摧的，进一步确信在您的英明引导下，德国的胜利是无可动摇的。”

希特勒的眼睛发光了。“和往常一样，帝国总监，你是有远见的。只有你能这样。”他转向其他人。“你们全都出去。我要单独和帝国总监谈话。”

他们默不出声地退出了。希特勒站在地图桌前凝视着，双手抄在背后。“有一个阴谋，是吗？”他说，“有一个将军密谋消灭我。”

“不是一个将军，而是一批将军。”

希特勒猛地转身。“你能确定？”

“是的。但是证据——那又另当别论。”

希特勒点点头。“这个柯恩尼格上尉，今天上午把定时炸弹带到我的总部的叛国贼，是奥尔布利希将军的助手。奥尔布利希是你怀疑的目标之一吗？”

希姆莱点点头。

“那么其他人呢？”

“有施蒂艾夫将军、瓦格纳将军、冯·哈塞将军、林德曼将军。还有其他一些人。全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希特勒冷静得出奇。“叛国贼，每一个都是叛国贼。时候一到我要他们统统上绞架。还有更高级的吗？看来至少我们的陆军元帅们是忠于我的。”

“我希望是这样，我的元首，但是有一个元帅有嫌疑。如果不向您报告将是我的失职。”

“告诉我。”

“隆美尔。”

希特勒露出狞笑，几乎是一种胜利的笑。“这么说‘沙漠之狐’也要玩把戏了。”

“我几乎可以肯定。”

“他是人民的英雄，”希特勒说，“我们得小心地对待他。你看呢？”

“或者是捉弄他，我的元首。”希姆莱柔和地说。

“捉弄他。捉弄这头‘沙漠之狐’，”希特勒高兴地笑了：“好，我喜欢这个主意，帝国总监。我确实非常喜欢这个主意。”

休·克尔索一直睡到中午，醒来时觉得非常难受。他在剧烈摇晃的救生筏里翻来滚去，拉开入口处的拉链往外看，不由心一沉。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天空是沉重的黑灰色，下着雨，没有一点陆地的迹象。他肯定是在英吉利海峡；如果直接横渡，他会抵达法国海岸，也许是在瑟堡半岛。再往下是圣马洛湾和海峡群岛。他不太了解那些地方，只知道属于英国而现在处于敌人占领之下。

他拿出信号枪，射出一颗桔黄色的信号弹。在白天，英吉利海峡是很少有德国海军舰只的。它们都躲在自己的布雷区后面的沿海。他又发射了一颗，海水开始涌进救生筏，他只好急忙关上入口。他的腿伤又发作了。他找到另外一支吗啡剂，给自己扎了一针。过了一会儿，他以手作枕头又入睡了。

下午过去了，海潮涨起。五点时分，风势转向西南方，把

他吹向法国海岸和瑟堡半岛，到了六点钟他距离根西岛东岸只有十英里。

但是克尔索对此毫无所知。七点左右他醒了，发着高烧。他用一点儿水洗了脸，接着又陷入昏迷状态。

作为陆军B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艾尔温·隆美尔负责“大西洋壁垒”的防务。现在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击败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任何企图。自从一月份接任以来，他已经使海岸防务大大增强。他在各处海滩巡视，从军长到普通士兵的每一个下属都对他精力充沛的视察印象很深。

他的总部似乎总是在搬迁。他有个不讨人喜欢的习惯，总是出人意外地坐着那辆人们熟悉的黑色“梅塞迪斯”轿车出巡，唯一的随从就是他的司机和最信任的助手、从他在非洲军团时就开始跟随他的康拉德·霍佛。

就在休·克尔索被风吹向耿济东岸的时候，隆美尔正坐在诺曼底半岛圣洛十哩外康波镇一所府邸里和第二十一空降团的军官们共进晚餐。

他来到这个地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这位高级将领认为，当盟军发动入侵的时候，其登陆地点将是在加莱附近，就在比利时边境南面。隆美尔认为如果他是艾森豪威尔，他不会攻打诺曼底，而且他明确宣称这一主张。这些意见并不能增加他在柏林的声望，但隆美尔对此并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了。唯一无法确定的事情就是还要拖多久。

他逗留在诺曼底还有第二个理由。他已经卷入了一个危险的计划，为此需要使自己处于流动之中。自从担任了陆军B集团军司令以来，他和老朋友们重叙了旧情，包括法国军事总督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

这两位将军都参加了克劳斯·冯·施陶芬豪森上校策划的密谋，暗杀希特勒，拯救德国于灾难之中。他们很快就使隆美尔也接受了这一观点。

他们全都知道，已经策划在那天上午在“狼穴”进行暗杀。隆美尔已经派遣康拉德·霍佛到奥尔布利希将军在柏林的总部等待结果，但直到此刻还没有消息。

第二十一降落兵团团长哈尔德上校起立提议干杯，“先生们，为了陆军元帅艾尔温·隆美尔，为了我们今晚能有幸和‘沙漠之狐’在一起，干杯！”

他们举杯一饮而尽，然后向隆美尔鼓掌欢呼。他深受感动。哈尔德又说：“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点小小的助兴，陆军元帅。我们希望您能光临。”

“当然，十分乐意。”

这时房间的后门打开，康拉德·霍佛走了进来。他神色疲惫，胡子很长。隆美尔招呼他：“啊，康拉德，你来了。喝杯香槟酒。看来你是需要喝一杯。飞行顺利？”

“很糟糕。”霍佛感激地一饮而尽。

“老弟，淋个浴，然后给你弄块三明治。”隆美尔又转向哈尔德上校，“小节目能推迟半小时吗？”

“没问题，陆军元帅。”

“好。我们一会儿再见，”隆美尔离开了饭厅，霍佛跟在后面。

卧室的门一关上，霍佛就焦虑不安。“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愚蠢的柯恩尼格只是把他自己炸到大门外。”

“看来他是不够小心，”隆美尔冷淡地说，“冷静，康拉德，去冲个澡。”

霍佛进了浴室。在等待的时候，隆美尔整了整军装，在镜

子前面检查自己的仪表。他这年五十三岁，矮壮，体格结实。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力量，一种近乎令人激动的力量。他的军装十分简朴，唯一的装饰是勋章——著名的蓝色马克斯勋章——以及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剑与宝石勋章，都挂在脖子上。有了这么显赫的战功，无需再佩戴什么。

霍佛很快就穿着浴袍出来了，头上还裹着毛巾。“奥尔布利希和其他人都陷于震怒之中，我不能责怪他们。盖世太保或者党卫军保安处随时都可能采取行动。”

“冯·施陶芬伯格怎么样？”隆美尔问。

“和过去一样坚定。他建议你最近几天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法尔肯豪森将军会面。”

“我会考虑的。”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如果希姆莱已经怀疑上你，你就可能已经处于监视之下。”

“唔，我会考虑的，”隆美尔说，“快点儿，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些小节目，我不想使他们失望。”

演出在邸府大厅的一个小舞台举行。隆美尔、霍佛和团部军官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其他人站在他们后面。

一个年轻的下士走上舞台，鞠了个躬，坐在一架大钢琴后面，弹奏了一组轻音乐。人们有礼貌地鼓掌。然后帷幕拉开，团合唱队劲头十足地唱起了国歌。大厅后面发出喝采声，接着大家都加入了合唱，包括军官们在内。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帷幕拉上了，出现了片刻的静默。

“好极了，”隆美尔说，“还有么？”

“是的，陆军元帅先生。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节目！”
一阵有节奏的、低沉的鼓声响起了。帷幕拉开，几盏灯光



减弱。舞台一侧开始合唱非洲军团的团歌，隆美尔在歌声中出场了。确确实实是隆美尔。军帽上的护目镜，旧的皮制厚大衣，一只戴手套的手举着陆军元帅的官杖，另一只手傲慢地放在臀部。他开口说话了，正是他在阿拉曼战役前发表的著名的战地演讲：

“我知道自己不能给你们什么。沙子、炎热和蝎子，我和你们一起分享。再进一步，开罗就在眼前，而如果我们失败……让我们一齐努力吧。”

大厅里一片死寂，哈尔德上校焦急地看着隆美尔：“陆军元帅，没有冒犯您吧？”

“冒犯？不。我觉得他了不起。”隆美尔猛地站起身来。“好极了！”他喊道。他后面的观众一起兴高采烈地唱起了非洲军团之歌。

在贴近厨房的化妆室里，艾里克·伯格中士倒在椅子上，从镜子里凝视自己。他的心跳加快了，身上渗出了汗水。对于任何一个演员来说，在他所扮演的角色本人面前表演，都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何况这个人是德国最有声望的军人。

“不坏，海因尼。”他轻声地说，接着又用意第绪语重复了一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旋开瓶盖，灌了几口。

如果有谁偷听到一个德国中士口中发出的犹太人使用的口语意第绪语单词，一定会觉得奇怪。眼前的秘密在于他根本就不是艾里克·伯格，而是海因尼·鲍姆，柏林来的一个在杂耍歌舞厅表演的犹太演员。

他的经历简单得惊人。过去，他在全欧洲的杂耍歌舞厅演出。他从未结过婚，一直住在柏林，即使在纳粹上台之后也没

有离开，因为他上了年纪的双亲一直住在柏林，不相信会发生任何可怕的事件。

然而，一九四〇年那个可怖之夜终于来临：他演出结束后回家，走到离家门不远的地方，正好看到盖世太保将他的双亲拖出家里。他转身就跑，只稍稍停留片刻。把大衣上的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身份标志“大卫之星”撕毁。可是跑到哪儿去还是个问题，他的身份证上仍然注明他是个犹太人。结果他搭上一列开往基尔的火车，希望从那儿搭上一艘开往异国他乡的轮船——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他到达基尔的时候，正赶上英国皇家空军刚开始的一次空袭，他在混乱和大火中奔走寻找避身之所。在一个地下室里，他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艾里克·伯格，鲍姆检查了那人的身份证之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在伯格的钱包里还有一份入伍通知书。命令他下一周前往报到，履行军事义务。

对于害怕被人发现自己身份的犹太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是比德国军队更好的隐蔽所呢？虽然，四十四岁的他比伯格大十岁，但还看不出来。把两张身份证的照片对调一下是轻而易举的。

他被分配到空降部队。此后他转战南北——希腊南部的克尔特岛、斯大林格勒、北非——成了一个外表神气的英雄，穿着帝国空军的上衣和伞兵的袋状裤子，他的铁十字奖章即是证明。他又喝了一口酒，默默地祝自己好运气。

数小时之后，隆美尔在卧室里屈身靠近壁炉，用皮靴拨弄炉火。“这么说，他们希望我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以及法尔肯豪森会谈？”

“是的，陆军元帅先生，”霍佛说，“但正如你指出的，

保密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运气，”隆美尔说，“保密和运气。”壁炉上的钟敲了两下，他笑了，“早晨两点，正是想入非非的最佳时辰。”

“你怎么想，陆军元帅先生？”

“非常简单。我们能不能这样安排，下周当我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与法尔肯豪森见面的时候，我正好在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泽西岛？”

“海峡群岛？”霍佛大惑不解。

“不到两个月之前，元首还建议我视察那儿的防御工事，”他转过身来，脸上露出微笑：“元首是对的。作为大西洋壁垒的防务司令，我当然应该视察这样一个重要的部分。”

霍佛点点头。“我明白了，陆军元帅先生，可是你怎么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在法国本土会见施蒂尔普纳格尔和法尔肯豪森，又在泽西岛视察工事？”

“刚才你已经在两个地方看到我了，”隆美尔冷静地说，“同时在观众席里和在舞台上。”

“上帝！”霍佛喃喃道：“你是当真？”

“为什么不？当伯格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他甚至把我也骗过了。”

“可是他是否有足够的智力来担当这个角色呢？我是说，做一个陆军元帅同做一个中士是大不相同的。”

“我看他是够聪明的，”隆美尔告诉他，“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得过铁十字奖章。再说你将寸步不离他的左右。”隆美尔忽然不耐烦了，“康拉德，你的热情到哪儿去了？今天是星期六。下星期五到泽西岛做不速之客怎么样？只需要三十六个小时就够了。最迟在下星期六你就能回到法国

了。”

“很好，陆军元帅先生。我将通知海峡群岛当局，你预定下周五到达。”

“不，不必。”隆美尔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巧妙一些。那儿的司令官是谁？”

“少将冯·施梅托伯爵。他的司令部设在根西岛。”

“那么泽西岛的军事长官呢？”

“让我查一下。”霍佛从公文箱里取出一份档案，在一份名单上寻找，“在这儿，是海涅上校。”

“好，”隆美尔说，“我们这么办。给冯·施梅托将军发一份署名命令，要他下周六在根西岛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今夏面临的法国入侵威胁应如何加强岛上的工事。我要他们全部出席会议——包括军事长官海涅，以及岛上的海军与空军部队负责人。”

“那就只剩低级军官在值勤了。”

“是这样。我将在星期五飞往斯托什，实际是由你和伯格一起去。他们只有在你飞行指挥塔要求在机场降落时才能知道你的到达。”

“那么冯·施梅托会怎么想呢？”

“所有这些行动只是一种策略，使得我能够装成对岛上的工事进行突然视察。”

“这确实更巧妙。”

“是的，我认为如此。”隆美尔开始脱军装，“同时，我准备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会见法尔肯豪森和施蒂尔普纳格尔。”他打了个呵欠，“明天告诉哈尔德上校，说我很喜欢伯格中士，想把他借去一段时间。我认为他没有问题。”

多戈尔·门罗当天晚上睡在贝克街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军用小床上。早上三点左右杰克·卡特把他轻轻摇醒。门罗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怎么回事？”

“从斯拉普顿来的最新名单，先生。你要求这些名单。还有一百多人失踪。”

“没有克尔索的消息？”

“没有。但是蒙哥马利将军已经从海军得到保证，德国舰只不可能捞起幸存者。他们太远了。”

“杰克，生活中的问题就在于，就在有人告诉你某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能证明它是可能发生的。八点钟要一部车，我们到斯拉普顿跑一趟，自己看看情况。”

那天早晨六点，克尔索醒来觉得非常冷。他的手足都麻木了，头部发烧，额头还在出汗。

他拉开进口处的拉链，看到灰蒙蒙的晨曦。他被海上的浓雾包围，听到附近什么地方响起螺角。

接着，他听到看不见的浪涛拍击海岸的声音，隐约看到顶部有炮台的峭壁。围绕着他的是波浪泛起的白沫，岩礁分布其间。然后传来一个高亢而清晰的声音，雾消退了，露出一个小海滩。有个人沿着海岸跑，穿着水手上装，足蹬胶靴，头戴羊毛小帽。

救生筏在拍岸碎浪中大幅度旋转，被高高抬起，然后撞在岩礁上，克尔索被抛到水中。他试图站起来，由于右腿支持不住而摔倒了，那个人站在齐膝的水中扶住她。这时克尔索才认出那人原来是个妇女。她说：“行，我扶住你了，抓好。”

他也弄不清后来究竟怎么来到岩石砌成的掩体内。那位妇女正想把救生筏从水里拖过来。他企图站起来，她朝他走来，